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十二回 寫春 來鳳

話說媽娘問富春怎樣恭喜，富春總不說，媽娘也祇得罷了。到了第二日，一早，丫頭來說：「老太太叫大爺。」媽娘去了。到了上房，鄭氏說：「你好造化！」媽娘說：「兒子沒甚造化。」鄭氏說：「你媳婦昨日沒向你說嗎？」媽娘說：「沒有。」鄭氏笑了一笑說：「這孩子也算會做事的，這是要叫我開口的意思。」媽娘說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鄭氏說：「我昨日叫他來送你乾姐妹，你乾姐妹去了，他向我說園中自宜人以下有阿黎、娉婷、娟、姮、關、窈這些人，又添上我帶來的雁奴，個個俱是才貌雙全，我想一並求老太太恩典賞給他，收在房裏罷。一則他們都是相處甚久，如今若是打發了他們，他們必不肯去；再則我心裏也不忍，就是後來家務也可幫幫我了。他這樣說，我倒喜歡這孩子賢德，不知你可願意？」媽娘不好應承的，說：「未免太多了些。」鄭氏說：「你想去那幾個？」媽娘說：「也沒有可去的。」鄭氏說：「就是這樣好，依你媳婦的話不錯。」媽娘說：「這是母親的大恩。」說著就跪下磕了兩個頭。鄭氏說：「你到園裏去，我過一時再叫你，去罷！」媽娘到了園裏，進了明月清風廬，又進了裏間，看富春在妝臺前坐著，正在曉妝，媽娘笑著，恭恭敬敬作了兩個揖。富春說：「你瘋了。」媽娘說：「我倒沒瘋，祇怕是你瘋了。」富春說：「怎麼是我瘋了？」媽娘說：「你說你不瘋，你勸著母親叫我收他們。明日我收了他們，我就今日在此，明日在彼，不給你打個照面，那時候，祇怕解元夫人高居蓮幕，有名無實，悔之晚矣！」富春說：「雁奴過來，去叫娉婷也來。」雁奴不知作甚麼，就去叫娉婷來了。富春說：「你兩個把我們小廝推出去。」他兩個笑著把媽娘推出裏間，富春又叫將門關上。媽娘在外又是敲門，又是懇求，總不開門。過了一時，媽娘聽裏裏唧唧噥噥，一時又微微的笑，就在門縫裏偷偷的一看，看著富春叫娉婷坐下給他開了臉，又叫雁奴坐下，也給他開了臉；又替他兩個梳了個長生不老的頭，又拿些釵釧給他戴上，又拿些新鮮衣裙給他穿上。

收拾畢了，富春自己開了門，那知媽娘正在頭靠著門往裏望，不妨門一開，就一跤撲在門裏地下，富春大笑說：「真真是妻不如妾，方纔給我作揖，見了他兩個你就磕起頭來了。」媽娘爬起來，笑著給富春作了一揖說：「有勞有勞，多謝多謝！」正在說著，丫頭來說：「老太太說叫少奶奶各處去給他們開臉，收拾完了，就帶到上房去。」富春答應著，就叫娉婷、雁奴跟著到了處處。進了聊齋齋，姮姐三個人接著，富春說：「三個小奶奶，恭喜！」他三個紅著臉也不出聲，富春就給宜人、阿黎、姮姐俱開了臉，又叫他們換了新衣，又說：「我現在成了牡丹，百花隊裏的花王。你三個也跟我到所所去。」他三個倒不好意思的，也不出聲，祇得跟著去了。走到所的正房，進了屋，關關、窈窈接著，說：「少奶奶跟姐姐們今日往那裏去？」（關）窈妹說：「我也帶你走個人家。」關關說：「往誰家去？」富春說：「往你家去。」又問娟姐那裏去了，關關說：「不知他那裏去了。」富春說：「你去找他來。」關關去了。富春就給窈窈開了臉換了衣裙。一時關關、娟姐來了，他兩個都已明白了，進來見了富春，祇是臉上紅紅的，富春說：「你兩個新貴人也坐下罷，好給你們開臉。」又把娟、關收拾畢了，富春坐下向上一望說：「這屋裏如何無匾？可以今日之事作個匾額以記其盛，名為『攜艷館』罷。」又叫他們都站在一排，富春起來一看，看過說：「『可惜』二字，今日倒臨到我頭上來了！假使我是個男子，真真『任是無情也動人』。你們跟我到上房去罷。」富春走著，宜人、阿黎、娉婷、雁奴、娟、姮、關、窈俱跟在後邊，真是過去香生，踏來春嫩，又有那一派環珮叮叮，如仙子下界一般。

到了上房，富春也給鄭氏磕了頭，說：「給老太太道喜。」又叫宜人他們一字排開給老太太磕了頭，老太太又叫他們說：「給你們奶奶磕頭，以後祇叫奶奶，不許叫少奶奶了。」富春說：「還未給他們爺磕頭，我何敢先收了禮！」鄭氏說：「這便宜他們爺就太多了，都是你賢惠能速下禮，應該叫媽娘來給你磕個頭纔是！」富春笑著說：「老太太這是喜歡極了的話。」鄭氏又各各賞了些釵釧、衣裙料。鄭氏向富春說：「你領他們去罷。」富春領著要走，鄭氏說：「你們還等一時。」又叫丫頭去叫了媽娘來。媽娘來了，見了鄭氏，給鄭氏磕頭道喜，鄭氏又叫宜人他們給媽娘磕頭，鄭氏說：「你如今心裏也足了，以後凡事總要聽你媳婦的話，這孩子比你明白多咧！」媽娘答應著，又望著富春笑了一笑。鄭氏說：「都去罷。」

一齊到了園裏，宜人八個都跟著媽娘、富春進了明月清風廬。媽娘、富春坐下，宜人八個站在旁邊，富春說：「你們仍是照舊住著，明日是端午佳節，我方纔看亭子外邊池子裏的荷花也開了幾朵，明日我同你們到亭子上賞荷，就算給你們吃團圓酒，都去歇歇罷。」宜人六個去了。富春又向媽娘說：「你同這兩個新娘子也去坐個床罷。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慌甚麼。」富春說：「我不可不得陪了。」說著進了裏間，叫雁奴來說：「你今日暫陪我一陪，你把這長几擺開，鋪上紅氈，拿塊素絹來，再把各樣顏色碟子拿來。」雁奴一一都收拾好了，富春就拈起筆來，畫個工筆小圖，先把鏡臺擺在面前，照著鏡子畫了自己的小照，又畫了宜人、阿黎、娉婷、雁奴、娟、姮、關、窈各各的小像，或是觀花，或是看柳，或是整理雲鬟，或是小立石畔，即名為《攜艷圖》，足足畫了半天，又畫了大半夜。到四更畫畢，收拾睡下，問雁奴說：「大爺那裏去了？」雁奴將手向那邊一指，又笑了一笑，富春說：「你就在這凳子上睡罷，莫驚散了鴛鴦夢不成，不然又要並蒂花開連理枝了。」雁奴笑著也睡下了。

到第二日一早，宜人六個俱來給富春請安，富春叫他們俱在明月清風廬吃了飯，一齊到亭子上去。富春憑欄而看，見那荷花靜香襲人，幽艷悅目，說：「這時候大爺一個人在屋裏，不知急的怎麼樣？我來也沒請他，他自然是不好來的。」向宜人說：「你去請大爺去。」宜人去了，見了媽娘，媽娘問說：「你來作甚麼？」宜人說：「奶奶請你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坐下，我跟你說話。」宜人說：「爺跟前我如何敢坐。」媽娘說：「你怎麼如今到生分了？」說著笑了一笑，拉宜人坐在一塊說：「如今我纔知道你真不嫌我了。」又笑了一笑說：「我比李立何如？」宜人說：「你也不可太高興了，明日我們同奶奶將你捆起來，審審你，問這拐騙人口一案。」宜人又說：「快罷，莫去遲了。」說著都站起來，宜人將媽娘衣服一掀說：「我看看膝蓋跪腫了沒有？」一會又說：「小的不敢了。」說著笑著一齊出了屋。到了亭子，富春接著進了亭子，叫丫頭將四面格子俱以開了，望著池子的荷花。又叫丫頭將席擺上，用一大圓桌，富春說：「這是取團圓之意。」又叫宜人八個都坐下，又叫丫頭去把《攜艷圖》拿來遞給媽娘，叫他一一對著人去看看，看可像不像。媽娘看了一會，又看了他們九個，真真一般。媽娘贊了一會，富春又叫丫頭去拿了筆硯來，就在圖後各題一贊作五古一絕，題畢遞給媽娘看。媽娘說：「夫人有贊，爾等各宜敬聽可也。」富春說：「你真有些孩子氣，這幾句話如何又裝出戲上道白的樣子來。」媽娘說：「莫說了，聽我念罷。」題宜人的是：

我向眾香國，細問爾前身。
風流那可說，祇覺爾宜人。
阿黎
今夕何夕兮，我見此黎者。
這樣巧樣妝，阿儂為誰也？
娉婷
娉婷復娉婷，宜向東風立。
不讓柳生春，三眠又三起。
雁奴
莫向秋風飛，秋風寒栗栗。
這般翠羽衣，如何禁得起？
娟姐

可是巫山女，可是月宮仙？
娟姐此一字，肯不付嬋娟？
姮姐
妖嬈亦姮姮，有情何多情。
祇愁風流樣，畫工畫不成。
關關
雎鳩乎關關，爾正可為匹。
詩先得我心，已從許第一。
窈窕
十五小女郎，窈窕真窈窕。
我聞笑語聲，一點櫻桃小。

媽娘讀畢，拍手大笑說：「妙，妙，妙，妙！」宜人八個一齊說：「我們這婢子如何當得起，若奶奶則是集群美於一身，凡我輩之所有奶奶則兼之矣。」說著又吃了一會酒，富春說：「我聽宜姐、祭姐俱善彈琴，何不對我牛一彈？」宜人、阿祭連忙站起來說：「不過是略解宮商，奶奶若不厭煩，可以彈彈。」就叫丫頭去抱了兩張琴來，宜人、阿祭各理琴弦，彈了一會，富春說：「我最喜歡的是吹簫，若是以簫和琴，則更是洋洋盈耳。」媽娘說：「這不難。我前日在一親戚家吃酒，有個女嬋子叫個么鳳，善於吹簫，他這管簫也是個富翁送他的，是羊脂玉雕成的。」富春說：「這女嬋子顏色如何？」媽娘笑了一笑說：「也可在這裏坐得。」富春說：「你何不著人去叫來。」媽娘就起來，到前面找著李立說了一會。這女嬋子本是媽娘素所物色的，今日恰恰得了這個機會，就叫李立去說著買他，李立去了。

媽娘來到亭子上，向富春說：「一時么鳳即來。」富春同宜人幾個一齊吃酒畢了，俱到明月清風廬。天將申酉，一個丫頭引著一個女嬋子來了。到了屋給媽娘、富春磕了頭，又向宜人他們問候了。富春說：「你的簫吹的是好的，請你來，領領妙音。」么鳳說：「本不善吹，奶奶要聽，且吹一支聽聽。」就拿出來一管白玉簫吹著。媽娘就趁空出去了，富春聽他吹簫，看他那兩隻手與玉簫互相輝映，那一點朱脣挨著玉簫，如朱砂斑兒相似，不時的誇獎。一時媽娘來了，富春說：「可以送他去罷。」媽娘說：「他不去了。」富春說：「你留著明日還吹不成？」媽娘說：「因為你喜歡，我已經著二百銀子買下來了。」富春祇當是頑話，說：「好，明日我也求老太太給你收下。」媽娘就起來作個揖說：「好好，你始終成全成全我罷。」說著就逼著富春就去，富春說：「果真你買了嗎？你也可謂貪心不足。」富春沒了法，祇得到了上房替他周旋著，將么鳳領去見了鄭氏，磕了頭，給他收下。

回到明月清風廬，富春向媽娘說：「你如何謝媒？」媽娘說：「要甚麼就有甚麼。」富春說：「今日頗熱，我在院裏乘涼，你祇管自便。我叫么鳳吹簫，我聽《暫誤錦帳春風》就算謝媒罷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情願，情願。」

到了晚上，富春叫么鳳吹簫。吹到三更，一時下起雨來，夜深頗覺寒了。富春叫丫頭將么鳳送到所去住，他又坐了一時也睡了。睡到五更，忽覺身上發熱。不知是病不是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